

# 《經典釋文》“如字”與音變構詞

萬獻初

“如字”是唐陸德明所撰寫的《經典釋文》等音義書中特用的一個音切術語，它主要是用於說解當時通用書面語中有異讀的常用字的讀音和意義。一般說來，“如字”是指一個字有兩種以上的讀音或寫法，音義書指出，就這個字出現的具體語境而言，該字應選用當時習慣中最常用的那個讀音和意義（個別時候是字形）。

“如字”是《釋文》僅次於“反切”和“音”的第三大音切術語，我們所作的音切數據庫顯示：《釋文》全書在 796 個字頭下標注“如字” 3035 次，佔全書實注音切 70803 次的 4.3%。《釋文》中的“如字” 10% 辨析字形而 90% 辨析音義，所以說“如字”主要是一個音切術語。“如字”在《釋文》所注十四種經典音義中的分佈基本平衡，說明它是用來辨析當時常見習用字音義的，是個既常用又習見的音切術語。《釋文》的“如字”又作“如字讀”、“讀如字”等，如“敦丘：郭云音頓，或丁回反，謝如字讀”；“關盛衰：并讀如字”。

“如字”至少是已見於六朝，《顏氏家訓·書證》：“《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并木旁施大……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一般說來，有非如字纔有“如字”，如《釋文》“不為：如字，徐于偽反”，正因“為”有去聲“于偽反”一讀存在，纔需要定平聲一讀為如字讀與之區別。故“如字”絕大

多數是從至少兩個以上書面語的異讀（異寫）中選擇當時習用的一個。“如字”多與“破讀”相輔相成，“破讀”也叫“讀破”或“破字”，是主要的非如字。“破讀”一般有兩種含義：有破借字讀如本字的，即本有其字的假借（通假）；有破“如字”產生新音新義而構成新詞的，即常說的音變構詞。《周禮·天官·鹽人》賈公彥疏“杜子春讀苦爲鹽經者，鹽咸，非苦，故破苦爲鹽”，已將“讀”與“破”連用了，陸德明在《釋文》中沒有徑直用“破讀”作術語，而多用“讀”、“音”等來表示破讀。《釋文》中與“如字”對應的破讀 90% 以上是構成新詞的，所以它主要是表述音變構詞的音切術語。漢語的音變構詞建立在以單個漢字爲載體的單音節詞基礎上，起初是一字形負載一音一義，然後詞義引申，到一定程度就須獨立成新詞，於是改變音節中的音素來分擔獨立出來的新詞新義，形成一字形負載多音多義多詞的現象，如不混淆，就長期共存，如易混淆，就造新的“今字”來分擔，再後是造複音詞（主要是雙音詞）來作形、音、義的全面區別。

《釋文》標注 3035 次“如字”於 796 個字頭之下，平均每個字頭注 3.8 次。這 796 個字頭基本上都是常見習用字，絕大多數都不超出現代漢語 3500 常用字的範圍。其中“如字”見次在 10 次以上的字頭祇有 63 個，都是十分熟見的常用字，一個生僻字也沒有。這 63 個常見習用字祇佔 796 個“如字”字頭的 8%，而它們共注“如字”1483 次，佔總量的 49%。可見“如字”的首要任務，就是給當時有異讀的常見習用字標示當時最常見最通用的音義，提醒讀者憑借自己所熟悉的音義去辨別和認識不太熟悉的音義。數據顯示，“如字”見次率越高的越是含有音變構詞內容的常見習用字。63 個高見次字頭中，見次率最高的如“爲、朝、行、中、間、長、好、分、難、樂、相、將、藏”等直到現代漢語還是常用異讀字。如“爲”在《釋文》中被注 1184 次，除 7 次是異文外，1177 次是純音切：注“如字”79 次，“依字

讀”1次（實際也是“如字”），注“于偽反”1096次，注“于威反”1次（疑“于威反”是“于偽反”之誤）；再如“與”注“如字”39次，注“音預、音豫、音餘、音余”等502次；“近”注“如字”25次，注“附近之近”235次等等，都是很典型的辨析音變構詞的用例，反切、“音”和“某某之某”常常與“如字”相對應來表示音變構詞的破讀。

《釋文》3035次“如字”的內容為：辨字形的338次；明假借的108次；標注字音的74次；辨析音變構詞的2515次，佔總量的82.9%。可見“如字”與非如字的破讀對應來辨析音變構詞是其最主要的作用。《釋文》2515次顯示音變構詞的“如字”內容為：疊音構詞78次，佔3%；變聲構詞394次，佔15.7%；變韻構詞192次，佔7.6%；變調構詞1853次，佔73.7%。因“如字”總是與“音”、反切、“某某之某”等“破讀”相對應，纔能完整地表述音變構詞的內容，故分析時須多考慮“如字”與其他音切類目的相互關係，從而集中討論音變構詞的通則和規律，對《釋文》集錄的音變構詞現象作一個簡略的整體觀照和小結。

## 一 與疊音構詞對應的“如字”78次

狹義疊音詞，指由兩個相同的漢字（音節）重疊構成的雙音單純詞，也稱“重言”、“疊字”、“重言形況字”等等。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他是把疊音詞和雙聲、疊韻的聯綿

詞視爲同類來看的。我們認爲，劉勰對疊音詞的歸類和表述是頗有道理的：雙聲即聲母重疊，疊韻即韻母重疊，均爲準疊音，是疊音詞的延展，可視爲它的變體，所以疊音、雙聲、疊韻實屬一類，都爲廣義的疊音詞，都屬於雙字疊音構詞法。初民造字，本是一物一名一字，頗爲實在。隨後有了一些特殊的名稱和越來越多的意義抽象的聲氣狀貌需要表達，用單字不足以喻，就用疊音方式來構造新詞，先疊字（灼灼），後雙聲（參差）、疊韻（沃若）。《詩經》是詩歌，須表達的抽象意象特別多，繪形擬聲，描態狀貌，疊音構詞法用得最爲廣泛，已經相當成熟了，所以劉勰一氣引了一長串，則疊音是最早的音變構詞法。

疊音構詞法用單音字重疊構成雙音詞，義有定，音近似，形多變，正所謂“透迤八十三形，崔嵬十有五體”，口傳師授，各有所本，變化甚多。這些歷史久遠、來源複雜、變化多端的形和音積澱到《釋文》的音注系統中，就與當時常用的“如字”形成異讀或異形，看似破讀，實存古音，因此整理《釋文》語音系統時要注意甄別，不可把它們視爲同一平面的破讀。陸德明整理這些繁複材料時，是以“務從易識”爲原則，定字形簡易讀音常見的爲“如字”，除6例列傳統破讀于首而列“如字”于後外，72例都列“如字”爲首音，其他異形異讀一律列入其後以備參考。

[1] 《詩·小雅·賓之初筵》：“威儀反反。”（486c）《釋文》：“反反：如字，重慎也。韓詩作𠄎𠄎，音蒲板反，善貌。”（87-12）<sup>①</sup>

[2] 《論語·子罕》：“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2490b）《釋文》：“空空：如字，鄭或作慳慳，同音空。”（349-84，《匯校》“同音空”作“同音控”。）

[3] 《莊子·盜跖》：“子之道，狂狂汲汲。”（1000）《釋文》：“狂狂：如字，又九况反。”（400-50）

[4] 《詩·大雅·雲漢》：“兢兢業業。”（562a）《釋文》：“業

業：如字，郭五荅反，危也。”(98-43)

《詩·小雅·采芣》：“四牡業業。”(413c)《釋文》：“業業：如字，又魚及反，或五盍反，壯也。”(76-47)

[5]《詩·豳風·七月》：“二之日栗烈。”(389a)《釋文》：“栗烈：併如字，栗烈，寒氣也。《說文》作颼颼。”(73-21)

[6]《周禮·夏官·方相氏》：“以戈擊四隅，驅方良。”(851b)《釋文》：“方良：上音網，下音兩，注同。又並如字。”(128-113)

[7]《周禮·天官·內宰》“上春”鄭玄注：“從容論婦禮。”(686a)《釋文》：“從容：如字。”(112-160)

例[1]作首音“如字”的“反反”對應的是異形詞“𦉳𦉳”，形異音也稍異；[2]的“空空”對應異形詞“恹恹”是形異義同音也同；[3]是“如字”平聲對“破讀”切語的去聲，義同形同音異；[4]是一個“如字”對應三個不同音的破讀切語，形同音變義也有變(危也-壯也)。這4例都是疊字式的狹義疊音詞(純疊音詞)，都以“如字”作首音。

例[5]是雙聲聯綿詞，“并如字”的“栗烈”對應的是異形詞“颼颼”，義同音同形有異。例[6]是疊韻聯綿詞，“方良”讀“網兩”即暗言當作“颼颼”，義同音異隱含了形異，“如字”作又音。例[7]的“從容”是古今都很常用的疊韻聯綿詞，獨注“如字”而使其破讀處於零位，提醒讀者這裏是雙音聯綿詞，不要錯當作兩個單音詞來理解。

上7例分別展示了用“如字”來顯示的疊音詞的各種類型和構成，展示了疊音詞中“如字”與破讀的異形字、“音”、切語等的多種對應關係，還展示了“如字”與破讀在形、音、義上的多種多樣的同異關係，理解了這些複雜關係，其餘注“如字”的疊音詞就可以類推了。

這些疊音詞的“如字”與“破讀”有的是音變（包含形變）構成了新詞，有的沒有。其實，單個漢字重疊為雙音節的新詞，重疊後多數變讀為平聲，本身就是音變構詞，成形後的雙音詞再在其“如字”讀的基礎上變音（變形），就是二度音變構詞了。不管“一度”還是“二度”，都是音變構詞，所以我們總是把《釋文》中的疊音詞放在音變構詞類中來討論。

## 二 與變聲構詞對應的“如字” 394 次

“變聲構詞”，即改變一字的聲母來分擔新生出的詞義而構成新詞，是破讀的一種。“變聲構詞”、“變韻構詞”和“變調構詞”都屬於單字音變構詞法，比起較原始的雙字疊音構詞法來，單字音變構詞法可能晚出一些。從《釋文》大量標明音主的破讀材料來看，三類單字音變構詞大約發生在上古，成熟於中古，或說它們在中古最為能產，《釋文》正好集其大成。

《釋文》“如字”類的 394 次變聲構詞中，有 347 次為清、濁聲母的變換，由清變濁的 228 次、由濁變清的 119 次，佔變聲構詞總量的 90% 以上。《釋文》“音”類的清、濁聲母變換佔其變聲構詞總量的 98%，切語類的清、濁聲母變換佔其變聲構詞總量的 77.5%，比例也都很大。綜合來看，清、濁聲母變換曾是上古到中古單字音變構詞法中非常能產的一種，僅次於去聲的轉換構詞。與此同時，上古到中古音系的聲母系統逐漸發展成熟了一套十分整齊而又活躍的全濁聲母，而當雙音合成構詞法（聯合、偏正、加綴等）取代了單字音變構詞法後，這套全濁聲母不斷清化，於《中原音韻》前後逐漸從通用官話音系中消失了。這兩者之間似乎有某種深層的有規律的聯繫：是已有的整套全濁聲母使得清、濁聲母變換構詞特別能產，還是清、濁聲母變換構詞的需要促使全濁聲母整齊化？這還有待更深入的探討。

2. 1 清聲母爲“如字”、濁聲母爲破讀的 228 次

由清聲母破讀爲濁聲母是公認的變聲構詞常例，有的傳至現代漢語中（已改用非清濁聲母區別的形式），其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有待深入認識，《釋文》較集中地保存了這類資料。

- [8] 《周禮·夏官·叙官》“道僕，上士十有二人”鄭玄注：“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832b）《釋文》：“朝朝：上如字，下直遙反。”（126-45）
- [9] 《左傳·襄公二十六》：“遂見公于夷儀。”（1988c）《釋文》：“遂見：賢遍反，一音如字。”（266-61）
- [10] 《禮記·檀弓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1285b）《釋文》：“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并如字，注及下同。”（169-47）
- [11] 《左傳·僖公十八》“齊人殺無虧”杜預注：“以說宋。”（1809c）《釋文》：“以說：音悅，又如字。”（234-53）
- [12] 《莊子·寓言》：“夫子行不聞。”（962）《釋文》：“不聞：音閑，下同。一音如字。”（398-22）
- [13] 《莊子·徐无鬼》：“舉之童土之地。”（864）《釋文》：“童土：如字，又音杜，向云：童土，地無草木也。”（394-55）

例 [8] “朝”是最典型的由清變濁的變聲構詞，“如字”讀知母、宵韻、平聲（朝旦義，清聲），破讀“直遙反”爲澄母、宵韻、平聲（朝向、朝廷義，濁聲），共 73 見，標“如字”於首或後完全是爲了確定“朝”在該句中應選哪一義。這對變聲構詞一直保留到現代漢語，祇是變成聲母 zh、ch 的不送氣、送氣之別了。[9] “見”的“如字”讀見母、霰韻、去聲（看見義，清聲），破讀“賢遍反”讀匣母、霰韻、去聲（顯現義，濁聲），共 47 見，雖然清濁音變是明確的，但兩義的差別甚小，不易辨別。47 見中，陸德明獨標“如字”的 7 次是很肯定的，餘 40 次是兩

讀並出，“如字”作首音 17 次，作又音備考的 23 次，說明前人看法多有不同。正因為難于區別，後來纔另造今字“現”來分擔濁聲匣母的破讀義，形成“見－現”古今字，這纔全面區分清楚了。[10]“夫” 16 見，“如字”讀非母清聲爲實詞（名詞），破讀奉母濁聲爲虛詞（發語詞），是詞性的不同，今天不用那個濁聲母的虛詞，破讀就自然消失了。[11]“說”是以一對多的破讀，“如字”讀書母、薛韻、入聲（說解義，清聲母、入聲），破讀一爲以母、薛韻、入聲（悅懌義，濁聲母） 14 次，破讀二爲書母、祭韻、去聲（游說義，去聲） 31 次，一爲“清－濁”變聲，二爲“入－去”變調，關係複雜，於是造“悅”字分消其一而成全其二。例 [12]“閒”略近“說”類，後來清濁變聲用“閑”字來消解，平去變調使它自己也連帶變成了“間”，走得更遠。

上幾例是較典型的“清－濁”式變聲構詞。例 [13]“土”讀“他古反”爲“如字”是透母清聲，所引破讀“音杜”（或“徒古反”）是定母濁聲，然詞義區別很模糊，是不大成熟的“清－濁”式變聲構詞，故陸德明在“土”字被注的 4 例中一律以“如字”作首音。標有“如字”而見次較少的“清－濁”式變聲構詞的字頭如“世、卦、焦、嗟、括、綺、枝”等也都詞義區別模糊，不大成熟，陸德明也都是以“如字”作首音，使讀者用起來簡潔便利。當然，也有“昭、葬、兼、闕”等僅 1 見的，他以破讀作首音而以“如字”作又音，是客觀地列出前人的不同讀法，供讀者參考和選擇。

## 2. 2 濁聲母爲“如字”、清聲母爲破讀的 119 次

黃坤堯在《釋文如字辨音》中分析了 8 組該類破讀：敗（并－幫）、壞（匣－見）、折（禪－章）、斷（定－端）、別（并－幫）、屬（禪－章）、盡（從－精）、焉（爲－影），認爲該類“亦屬常例”，言之有理<sup>②</sup>。僅從“濁－清” 119 次對“清－濁” 228

次的數據來看，前者也不可能是特例或是後者的變例，“音”中的比例是“濁 - 清” 662 次對“清 - 濁” 403 次，則“濁 - 清”式反而佔多數，切語中的比例是“濁 - 清” 688 次對“清 - 濁” 1823 次，數字都不小。這些數據足以說明“濁 - 清”式曾是獨立而常用的變聲構詞方式。因此可以說，清、濁聲母的互為破讀曾經是漢語單字音變構詞法中變聲構詞的最主要方式。略補析該類用例如下：

[14] 《詩·小雅·巧言》“為猶將多”鄭玄箋：“女作讒佞之謀大多。”(454c)《釋文》：“大多：音泰，又如字。”(82 - 131)

[15] 《周禮·考工記·輪人》“三材既具，巧者和之”鄭玄注：“調其鑿內而合之。”(907b)《釋文》：“而合：音閤，又如字。”(136 - 107)

《周禮·考工記·序》：“合此四者。”(906a)《釋文》：“合此：如字，劉音閤。”(136 - 29)

[16] 《禮記·曲禮上》：“樂不可極。”(1230a)《釋文》：“可極：如字，皇紀力反。”(162 - 13)

[17] 《左傳·昭公九》：“則戎焉取之。”(2057a)《釋文》：“戎焉：於虔反，又如字。”(279 - 69)

《左傳·隱公六》：“晉、鄭焉依。”(1731c)《釋文》：“焉依：如字，或於虔反，非。”(223 - 96)

例 [14] “大”注音切 24 次，以濁聲匣母為“如字”，以“音泰”清聲透母為破讀，後造“太”分其破讀義。同類的還有“父 - {甫}”、“奉 - {捧}”等。[15] “合”注音切 20 次，祇有 3 例陸德明以破讀“閤”濁聲匣母作首音，因為它們在句中確有“和合使之恰當”的動作義，其餘一律讀清聲見母“如字”。“匣 - 見”聲變的還有“會” 6 次、“活” 3 次等。[16] “極”以濁聲群母名詞為“如字”，以“紀力反”清聲見母動詞（達到極點）

爲破讀，詞義區別不甚明顯，故所注 6 例中，陸德明全以“如字”作首音。[17]“焉”有代詞與副詞、語氣詞之別，前者爲濁聲匣母“如字”，後者爲清聲影母破讀。這種詞性的分別在當時是很困難的，陸德明能憑語感來把握，確屬不易。

### 2. 3 其餘的變聲破讀 44 次

這 44 次歸屬 10 種，基本上都是近聲通轉：1) “不送氣 - 送氣” 4 次，如“將”：精 - 清 (請、願)；2) “送氣 - 不送氣” 7 次，如“郭”：溪 - 見 {廓}；3) “見 - 影” 9 次：如“景” - {影}；4) “昌 - 徹” 4 次：如“出” - {黜}；5 次) “精 - 端” 5 次：如“載” - {戴}；6) “娘 - 日” 6 次：如“女” - {汝}；7) “日 - 泥” 3 次：如“兒” - {覩}；8) “書 - 章” 4 次：如“攝” - (折疊)；9) “曉 - 溪” 1 次：“虛” - {墟}；10) “明 - 微” 1 次：“貓”(家) - (野貓)。引 2 例則可窺見全貌：

[18]《詩·周南·鵲巢》：“百兩將之。”(284a)《釋文》：“將之：如字，送也。沈七羊反。”(55-52)

[19]《易·升》：“升虛邑。”(58c)《釋文》：“升虛：如字，空也。徐去餘反，馬云丘也。”(27-61)

例 [18]“將”的“如字”讀精母、陽韻、平聲，破讀之一爲“七羊反”清母、陽韻、平聲，有“敬請、意願”義。陸德明認爲在此句中“將”該是“送給”義，應讀精母“如字”，而不是沈(重)認爲的破讀清母“請”義，故列沈的破讀爲又音以備考。[19]“虛”讀曉母、魚韻、平聲“如字”爲“空虛”義，破讀“去餘反”溪母、魚韻、平聲爲“丘虛”義，後造今字“墟”以別之。陸德明認爲句中的“虛”是“空”義，而不是馬(融)注的“丘墟”義，故以“如字”作首音。

### 三 與變韻構詞對應的“如字” 191 次

“變韻構詞”即改變一字的韻母來分擔新生出的詞義而構成新詞。變韻構詞似乎應是比變聲、變調出現得早的一種音變構詞方式。

相鄰、相對韻部之間的通轉關係，曾是清代古音學家們不斷探索并卓有成效的課題，從孔廣森《詩聲類》提出“陰陽對轉”到章太炎《成均圖》更大範圍的對轉、旁轉，雖是以詩歌押韻為主題，但所得理論的應用自然延展到字詞的韻近義通（同）、同源派生等問題上，章太炎的《文始》探索和推衍漢語同源詞族，其中大部分就是從韻母的轉變來追索派生詞的來源的。其實，段玉裁的“同聲必同部”除了韻部歸併上的意義外，還揭示了同諧聲偏旁的字其古韻相通則義多有聯繫的隱含規律。這些研究，有意無意都涉及到了漢語變韻構詞的一些問題，也意味着變韻構詞是出現頗早且頗受關注的語言現象。由於變韻構詞產生較早，變韻分化出來的新詞早就在漢語中通行，為求書面上的區別，有一部分在字形上也產生分化，由新出的字形來分擔，形成古今字，到中古就看不出它們是變韻構詞了。

《釋文》是集前代字（詞）音義之大成的著作，音變構詞的材料豐富而全面，自然也保存了前人變韻構詞的資料。不過，陸德明貫徹他“務從易識”的宗旨，多依自己時代的“如字”讀，而他的時代，“四聲”在語音系統中的地位已經非常明晰而突出，不少原來變韻的破讀悄然置換為變調了，比如上古“陰入對轉”、“陽入對轉”純屬韻部（韻母）轉換問題，而中古多成了聲調轉換問題。這就像中古的派生構詞常常有清濁聲母之別，但由於全濁聲母清化，現代多轉換為相鄰聲母、韻母或聲調之別一樣。因此，一對破讀材料可能在含有聲調變化的同時也含有韻母、聲母

的差別，但給人們突出印象的往往是聲調上的差別：如“比”的動詞“對比”義讀“如字”幫母、旨韻、上聲，形容詞“親密、比并”義破讀爲章母、質韻、入聲，“旨”是“脂”（陰聲韻）的上聲、“質”是“眞”（陽聲韻）的入聲，韻母有別，但感覺上是聲調差別大（古爲“上 - 入”、今爲“上 - 去”）；又如“長”的“長短”義讀“如字”澄母、陽韻、平聲，“生長”義破讀爲知母、養韻、上聲，聲母有“濁 - 清”之別，但還是聲調的“平 - 上”之別感覺突出。基于此，分類時我們把這種用例多歸入變調構詞之中去。字形分化、暗中置換與明白劃歸，這就使上古本來較多的變韻構詞材料越來越少，而變調構詞後來居上，在中古佔有絕對優勢的地位。這就是《釋文》中變韻構詞數量祇有變調構詞十分之一的基本原因。

儘管變韻構詞用例祇有 191 次，但積澱了很久遠很複雜的內容，比較零碎，不大容易系統歸類。而像“行”以動詞“行走、行動”義爲“如字”讀匣母、庚韻、平聲，以名詞“大路、行列”義爲破讀匣母、唐韻、平聲（“庚 - 唐”旁轉），又是古今都習用而廣爲人知的兩讀，故在《釋文》中僅被注 6 次，這樣的無須列舉。現選定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例子來顯示變韻構詞的基本類別：

- [20] 《尚書·酒誥》：“薄違農父。”（207c）《釋文》：“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47 - 130）
- [21] 《莊子·盜跖》：“罷兵休卒。”（993）《釋文》：“罷兵：如字，徐扶彼反。”（400 - 8）
- [22] 《禮記·中庸》：“民不可得而治矣。”（1629b）《釋文》：“而治：直吏反，一音如字。”（209 - 15）
- [23] 《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于賓。”（1004c）《釋文》：“以樂樂：下音洛，下句同。又皆如字。”（147 - 144）
- [24] 《左傳·昭公十三》：“其貴亡矣。”（2071a）《釋文》：

· “其貴亡矣：亡音無，又音如字。”（281 - 152）

[25] 《左傳·哀公十七》：“衡流而方羊裔焉。”（2179b）《釋文》：“衡流：華盲反，又如字。”（303 - 84）

《左傳·成公十》：“鄭人殺繻，立髡頑。”（1906b）《釋文》：“頑：如字，徐五班反。”（252 - 22）

[26] 《禮記·雜記下》：“既封而退。”（1563a）《釋文》：“既封：彼驗反，又如字。”（200 - 27）

例 [20] “違”以“離開、背反”義為“如字”讀匣母、微韻、平聲，以“廻環走”（後作“廻”）義為破讀匣母、灰韻、平聲，“微 - 灰”旁轉，這是平聲韻旁轉的一類。[21] “罷”以“遣去、廢除”義為“如字”讀並母、蟹韻、上聲，以“停止、完結”義的“扶彼反”為破讀並母、紙韻、上聲，“蟹 - 紙”旁轉，這是上聲韻旁轉的一類。[22] “治”以“治人”義為“如字”讀澄母、志韻、去聲，以“被人治”義的“直吏反”為破讀澄母、至韻、去聲，“志 - 至”旁轉。這是去聲韻旁轉的一類。上古“志、至”是分韻的，《切韻》也分，而在陸德明音注裏則已混用，中古後就更不分了，“治”的變韻就置換為聲母“zh - ch”和聲調“去 - 平”的變讀了，今南方的不少方言還把“治魚”的“治”念作“遲”音。[23] “樂”以名詞“音樂”義為“如字”讀疑母、覺韻、入聲，以形容詞“快樂”義“音洛”為破讀來母、鐸韻、入聲，上古兩讀都在“藥部”，可能祇有“疑 - 來”的聲母區別，但到中古則分化為“覺 - 鐸”兩個入聲的差別，這是入聲韻旁轉的一類。[24] “亡”以動詞“逃、滅”義為“如字”讀明母、陽韻、平聲，以否定副詞“無”義為破讀明母、虞韻、平聲，上古兩讀都在“陽部”，到中古則分化為“陽 - 虞”兩韻的差別，這是陽聲韻與陰聲韻對轉的一類。[25] “衡”以“平衡”義為“如字”，即《廣韻》“戶庚切”匣母、庚韻、平聲、開口呼，以“縱橫”義“華盲反”為破讀，即《廣韻》“戶盲切”

匣母、庚韻、平聲、合口呼；“頑”以“粗鈍”義爲“如字”，即《廣韻》“五還切”疑母、刪韻、平聲、合口呼，以“強暴”義“五班反”爲破讀即疑母、刪韻、平聲、開口呼。“衡”爲開口轉合口，“頑”爲合口轉開口，這是兩呼互轉的一類。陸德明也許未能自覺地區分韻部的開合口，祇是如實錄存了前人的破讀音，材料自身就顯示了開合口的分別，這正是《釋文》客觀錄存音切資料的內在價值體現。

至於例 [26]，則情況頗爲特別。“封”的“如字”是“封土、封閉”等義，《廣韻》“府容切”非母、鍾韻、平聲；而破讀“比驗反”爲幫母、釅韻、去聲，《集韻》“陂驗切”本自《釋文》，義爲“棺木下葬”或地名，字或作“窆”。聲、韻、調都有別，而以韻母差別最大，“釅韻”是“嚴韻”的去聲韻，“鐘—嚴”雖都是三等陽聲韻，但開合、洪細、韻尾都不同，而《釋文》所引又非祇一例，顯然不是偶然現象，應視爲變韻構詞的特例。當然，由於“封—窆”字形和讀音差別都較大，上古又多混用，認爲是假借字，似乎更穩妥一些。

#### 四 與變調構詞對應的“如字” 1853 次

“變調構詞”，即改變一字的聲調來分擔新生出的詞義而構成新詞，是音變構詞破讀中最爲多見的一種。關於漢語的變調構詞，周祖謨“四聲別義”之論較爲集中。現又有孫玉文《漢語變調構詞研究》一書出版，把該項研究更進一步推向深入。

語言是發展的，讀音的地位也是因時而異且變動不拘的。“如字”是個包含歷史音變內容的描述性音切術語，它與破讀的內容祇是相對對應而非絕對對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兩者是可能轉化的，上古某字的破讀到中古就可能很通用而變成“如字”，中古新產生的破讀到現代也可能成爲新的“如字”。比如“爲”

上古也許祇有平聲“作爲”義一讀，後分化出介詞則破讀爲去聲；中古兩詞兩義兩讀並行，形成典型的平聲“如字”與去聲破讀對應的“平-去”變調構詞；發展到近現代，介詞去聲一讀極常用，“作爲”義平聲一讀被雙音詞分擔了，讀平聲的反不再單獨成詞而祇作雙音詞的語素，這時在感覺上“爲”的去聲是“如字”，平聲反而像是破讀了。再如“衣、王、雨”等中古前後都是“名詞-動詞”型的“平-去”變調構詞，後來破讀去聲一義由雙音詞分擔，平聲“如字”一讀失去了對應的破讀就不成其爲“如字”了，這類上古、中古的“如字”就成了歷史概念，後人勉強用“詞類活用”來指稱它們。

很多學者認爲上古沒有去聲，其說多本於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今韻分十七部》：“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攷周秦漢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洎乎魏晉上、入聲多轉而爲去聲，平聲多轉而爲仄聲，於是乎四聲大備而與古不侔，有古平而今仄者，有古上、入而今去者，細意搜索，隨在可得其條理。今學者讀三百篇諸書，以今韻四聲律古人，陸德明、吳棫皆指爲協句，顧炎武之書亦云平仄通押、去入通押，而不知古四聲不同今猶古本音部分異今也。明乎古本音不同今韻，又何惑乎古四聲之不同今韻哉”，“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上與平一也，去與入一也，上聲備于三百篇，去聲備於魏晉”。《釋文》巨量的去聲轉換構詞用例頗能支持段氏的“古無去聲”之說，不過去聲是形成於魏晉還是更早一些，還有待深入研究。

去聲可能是從古入聲和部分舒聲中逐漸獨立出來成爲一個聲調的，《廣韻》有“祭、泰、夬、廢”四個奇怪的獨立去聲韻，很可能是某一段時段內去聲大量涌現，有些較早脫落入聲尾而形成獨特的去聲韻。由於去聲後出，一般都認爲去聲一讀多是破讀。然而，《釋文》“如字”變調構詞中，就有 181 次去聲爲“如字”，平、上、入三聲爲破讀的用例，“音”中有 564 次，切語中

也有 2138 次，數據都這樣大，說明不是偶然爲之。可以推測，這些去聲原來就是破讀，到陸德明的時代，後來者居上，它們所表示的派生新義發展成爲常用義了，自然就成了“如字”。黃坤堯在《釋文如字辨音》中分析了 27 例“以去聲爲如字，以平、上、入聲爲破讀者”，結合本書大量的該類數據的分析，可知“如字”與破讀是互相轉化的，在中古去聲的變調構詞中，這類轉化尤爲突出。當然，總體上還是平、上、入三聲爲“如字”（或本讀）、去聲爲破讀的用例多，“如字”中共有 1557 次，佔變調構詞總次數的 82% 強，“音”中有 1936 次，切語中有 13501 次，說明去聲之讀的確是在上古到中古之間不斷產生。

《切韻·序》有“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之語，說明去聲在當時的各地方音中發展很不平衡，變動還很活躍，這與《釋文》反映出來的去聲變換構詞十分活躍的情況是相符的。何九盈通過調查後說：“無論是《切三》《王三》以及後來的《廣韻》，入聲和去聲相交叉的情形特別嚴重”<sup>③</sup>，這種“入聲和去聲相交叉”的情況也合乎《釋文》該類音切數據所反映出來的實際狀況。看來，魏晉時期去聲大量從入聲（也有平、上聲）中掙脫而出，獨立地去表示新詞新義，是從多種角度都能看到的語言事實，而《釋文》中的巨量去聲變換構詞則顯得尤爲突出。

#### 4. 1 三聲破讀爲去聲的 1557 次

平、上、入三聲破讀爲去聲以造新詞，是變調構詞的常例，發展得快構詞量大，是歷代音變構詞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的最通用的構詞方式，《釋文》“如字”用例反映的情況也是如此。

##### 4. 1. 1 平聲破讀爲去聲的 961 次

從一字的平聲分化出去聲以區分新詞新義或新的詞性，曾經也是很能產的構詞方式，《釋文》中注次很高的該類構成還有不少存留在現代漢語中，如藏（動 - 名）、觀（動 - 名）、將（副 - 名）、喪（名 - 動）、間（名 - 動）、中（名 - 動）、和（形 - 動）、

難（形－名）、長（形－量）、爲（動－介）、相（副－名）等等；有的當時極常見而後來被雙音詞所取代，如王（名－動）、冠（名－動）、先（名－動）等等；還有的後來造今字分擔了新生詞的音義，如知 {智}（動－名）、陳 {陣}（動－名）等等。儘管這一類比較常見，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提出來討論，以便加深認識。

[27] 《左傳·定公十三》：“今三臣始禍。”（2150b）《釋文》：  
“三：如字，又息暫反。”（297－25）

《左傳·莊公十》：“齊人三鼓。”（1767a）《釋文》：“三鼓：息暫反，又如字。”（228－12）

[28] 《禮記·王制》“凡九州島，千七百七十三國”鄭玄注：  
“諸侯相并。”（1324b）《釋文》：“相并：必政反，又如字。”（173－58）

《左傳·莊公十七》“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杜預注：“曲沃武公遂并晉國。”（1772b）《釋文》：  
“遂并：如字，王必政反。”（228－116）

[29] 《左傳·宣公三》：“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1869a）《釋文》：“從晉：如字，又才用反。”（244－155）

《左傳·文公十五》：“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1854c）《釋文》：“皆從：才用反，注旅從同。又音如字。”（242－127）

[30] 《莊子·說劍》：“王三環之。”（1022）《釋文》：“三環：如字，又音患，繞也；聞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食。”（401－40）

[31] 《儀禮·士喪禮》：“祝受巾巾之。”（1137a）《釋文》：  
“巾巾：并如字，劉下居覲反。”（155－174）

例 [27] “三”的“如字”讀心母、談韻、平聲，破讀“息

暫反”爲心母、闕韻、去聲，讀平聲的是實數，“三臣”就是“三個臣子”，讀去聲的是動作的次數，“三鼓”即是“三次或多次擊鼓”，《釋文》“三”下注有“如字”的 27 見，其中“如字”作首音的 7 次，作又音的 19 次，說明在陸德明時代這是個用得較普遍的變調構詞，反復標注“如字”於首或後，是在確定當句中的“三”是實數還是次數。

例 [28] “并”的古字形是用“二”把兩個“人”串連在一起，本義是動詞“合併”，當讀《廣韻》的“府盈切”幫母、清韻、平聲，後來地名和姓氏佔有了這個字形和讀音，就分化出“必政反”幫母、勁韻、去聲一讀來負擔“合併”義；又“並”的字形是兩個“立”字相依，本義是“並排”，讀并母、迴韻、上聲。後來因“并、並”形音義皆相近，兩字一度混用，爲求區別，再後“并”讀平聲專表地名和姓氏，“並”讀去聲兼表“合併、並排、連詞”等義項。但從《釋文》的用例看，陸德明時代這些變化可能纔剛剛開始，“并”和“並”時有聯繫但還沒有混用到分不開的程度，而“并”以平聲一讀爲“如字”表“合併”，以新生的去聲一讀爲破讀表“吞并”。由此例的分析可見，《釋文》所存的音切材料的確能在離析漢語字詞音義的歷史層次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弄清“并、並”二字在形、音、義上的交錯，音與義的相互制約和相互轉換，“如字”與破讀在不同階段的不同對應關係等等，都具有歷時語言研究的理論意義。

例 [29] “從”平聲“如字”的“服從、聽從”義與去聲破讀的“跟隨”義區別甚明，“如字”作首音或又音祇是在確定當句的詞義。這類典型的變調構詞用例說明，在限定性強的雙音詞產生以前，這種分音以別義的破讀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例 [30] 的“環”和 [31] 的“巾”都有平聲（名詞）、去聲（動詞）的兩讀，但陸德明在兩字各 7 見的使用例中，一律以平

聲“如字”作首音，去聲破讀作又音以備考，說明他雖然引用了前人的破讀材料，但並不認為該字所負載的義項已到了必須分音構造新詞的程度，也就是還沒有成為成熟的變調構詞。這與他對待例 [29] 那樣很成熟的變調構詞的態度是不一樣的，顯示了陸德明的“識斷”。今天看來，“從”的去聲破讀“跟隨”義必須造雙音詞來分擔，而“環”、“巾”的去聲破讀義則或用“名詞活用為動詞”來解釋或用單音詞“繞”、“戴”來兼表，也說明了陸德明識斷的準確性。

#### 4. 1. 2 上聲破讀為去聲的 304 次

《釋文》濁聲母上聲字變去聲的多，清聲母上聲字變去聲的少些，以見次多的一些字頭為例，濁聲匣母：遠（16）、下（11）、後（11）、右（9）、雨（8），以母：與（23）、養（11），從母：坐（16）、聚（6），定母：弟（8）、道（5）；清聲精母、清母：左（8）、此（15）、取（13），曉母、溪母：好（26）、巧（11），生母、書母：使（14）、守（19）。這種破讀音變的趨向與歷史音變中的“濁上變去”顯然有一定的聯繫。

“如字”用例中 304 次上聲變去聲涉及 52 個字頭，覆蓋率頗高，說明曾經也是能產的構詞方式之一。像好（形－動）、遠（形－動）、與（連－動）、使（動－名）等“上－去”式變調構詞今天仍然很容易理解，有的則稍微難一些：

[32] 《禮記·曲禮上》“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鄭玄注：“坐在陽則上左。”（1239b）《釋文》：“坐在：才卧反，又如字。”（163－74）

[33] 《詩·小雅·四牡》“不遑將父”毛傳：“將，養也。”（406c）《釋文》：“將養也：以尚反，下注同。一音如字。”（75－45）

[34] 《易·益·彖傳》：“自上下下。”（53b）《釋文》：“下下：上遐嫁反，下如字，注同。”（26－100）

[35]《周禮·地官·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價厲者”鄭玄注：“巧飾之。”(737c)《釋文》：“巧飾：苦教反，又如字。”(116-154)

例 [32] “坐”《廣韻》本有“徂果、徂卧”二切，上聲“如字”爲動詞，去聲破讀爲名詞，《釋文》也分得甚清，後來名詞造今字“座”，“坐、座”都讀去聲，就看不出變調構詞的路徑了。[33] “養”上聲“如字”是“飼養、養育”義，破讀“以尙反”去聲是下對上的“供養、奉養”義，後尊卑色彩漸淡，破讀義消失，去聲一讀也就消失了，這是語用引起語音的變化。[34] “下”的上聲“如字”是方位名詞，破讀“遐嫁反”去聲是動詞。這一類還有“上”、“高”、“後”等等，後來都不再破讀爲二音。漢語的語法意義常常祇需在上下文中體現出來則可，祇求經濟實用，達意而已，不很強調表現形式上的外在與齊一，不像西方語言那樣強調有明確的外在形式標記。[35] “巧”的“上-去”變調似乎在形容詞、名詞的不同上，差別甚微，比較模糊，是不大成熟的變調構詞，後來就不變調了。大約“竅門”之“竅”該來自“巧”的去聲破讀吧，在“竅門”義上“巧-竅”應是變調構詞形成的古今字。

#### 4. 1. 3 入聲破讀爲去聲的 292 次

“惡”入聲破讀爲去聲的變調構詞列在《序錄》引例之首，應是陸德明認爲較成熟較典型的用例。從古音學家對漢語四聲的研究成果來看，就陸德明時代而言，“入-去”變調的確已是“有自來矣”。《釋文》“如字”中 291 次“入-去”變調構詞覆蓋 40 個字頭，高見次相對集中於幾個字頭之下：“惡”55 次、“殺”31 次、“說”27 次、“食”23 次、“出”22 次、“約”21 次，這樣的常見習用字，這麼反復地辨析，足以說明“入-去”變調當時在辨義上是有普遍性和實用性的。再查高見次的字頭，祇有“北”、“伐”一律以“如字”作首音，似乎在當時還是不大成熟

的變調破讀，而高見次者都有破讀作首音“如字”作又音的，是成熟的變調構詞用法，說明“入-去”變調構詞在當時已經相當穩定了。

[36] 《禮記·緇衣》：“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1650c）  
《釋文》：“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212-70）

[37] 《禮記·雜記下》：“不能食食。”（1563c）《釋文》：“食食：上如字，下音嗣。”（200-36）

[38] 《禮記·坊記》：“殺其君之子奚齊。”（1621b）《釋文》：“殺其：音試，注及下同。一音如字。”（207-65）

《周禮·考工記·序輪人》“欲其掣爾而織也”鄭玄注：“掣織，殺小貌也。”（907c）《釋文》：“織殺：色界反，劉色例反，下同。一音如字。”（136-116）

[39] 《尚書·甘誓》“戮于社”孔安國傳：“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155c）《釋文》：“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41-61）

[40] 《周禮·考工記·輶人》：“熊旗六旂，以象伐也。”（914c）《釋文》：“象伐：如字，劉扶廢反。”（137-128）

例 [36] “惡”作形容詞讀“如字”影母、鐸韻、入聲，作動詞破讀為影母、暮韻、去聲，古今沿用，人所共知。[37] “食”入聲“如字”是一般的“飯食、吃”義，破讀去聲是“給吃、供養”義，有使動意味，也常被提及。[38] “殺”的一般動詞義讀“如字”生母、黠母、入聲；第一種破讀“色界反”，生母、怪韻、去聲，為“減省、消耗”義；第二種破讀“音試”，即《廣韻》“式吏切”書母、志韻、去聲，為下殺上（後作“弑”）；第三種破讀“色例反”，生母、祭韻、去聲，為“降殺、遞減”義。一入破讀為三去，可見“入-去”變調曾一度非常流行，十分能產。[39] “北”6見、[40] “伐”3見，陸德明一律

以入聲“如字”作首音，以去聲破讀作又音以資比較，說明他雖然熟知前人的破讀，但不認為它們是必要的或常用的，即《序錄》所謂“恐非爲得”者。值得注意的是，“伐”在《公羊傳》何休注中就已有“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的析音辨義的破讀了，陸德明並不因爲漢人破讀了他就一定依從，而是根據自己時代的實際情況和讀通經注文句的需要來選定，始終貫徹“務從易識”的宗旨。這種客觀實際的施注態度是可貴的。

#### 4. 2 去聲破讀爲三聲的 181 次

以去聲爲“如字”，破讀爲平、上、入三聲來構新詞，應是晚於三聲變去聲的變聲構詞方式，去聲的晚出前人論證頗多，證據不少，《釋文》大量的用例所反映出的歷史層次也能證明這一點。新生的事物總是充滿活力和表現力，去聲大量涌現後，很快就大量用來表示常用的音義，其中不少都成爲中古的“如字”讀，而與它們對應的那些平、上、入三聲讀法則反被看成破讀。“如字”中有“去聲 - 三聲”的變調構詞 181 次，“音”中有 564 次，切語中有 2138 次，可見它曾經是一種穩定而能產的變調構詞方式，不是偶一爲之。

##### 4. 2. 1 去聲破讀爲平聲的 49 次

去聲變平聲沒有見次高的字頭，49 次分屬 26 個字頭，最多的也祇是一個字頭下 6 次，這可能說明該類變調構詞祇是在初生階段，還未能普遍使用開來。

[41]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鄭玄注：“順正色也。”(1490b)《釋文》：“順正：音征，又如字。”(191 - 138)

[42] 《周禮·天官·小宰》：“一曰聽政役以比居。”(654a)《釋文》：“政役：鄭音征，司農如字。”(109 - 69)

[43] 《左傳·定公 4》“入于雲中”杜預注：“入雲夢澤中。”

(2136c)《釋文》：“雲夢：如字，又音蒙。”(294-126)

[44]《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鄭玄注：“小國貢輕，字之也。”(705a)《釋文》：“字之：如字，一音滋。”(114-126,《彙校》“滋”作“茲”)

[45]《尚書·洪範》：“而畏高明。”(190a),《釋文》：“畏：如字，徐云鄭音威。”(46-47)

例 [41] 6 次“正”和 [42] 5 次“政”的“如字”讀章母、勁韻、去聲，破讀“音征”爲章母、清韻、平聲。推測可知，上古兩字都祇有平聲一讀，是其“正直”、“政事”的基本義；在去聲大行的時期，基本義音變作去聲，分出平聲表“正月”、“征役之事”。則 [41] 以平聲爲“正”的首音，還是古讀的殘留；[42] 以破讀音表破讀義，纔是中古的常情。從這裏看得出音讀變化的歷史軌迹。[43] 用已經穩定了的去聲表示“夢”字的基本義，分出平聲來表專名，這是中古“去 - 平”變調構詞的常例。陸德明在這裏以“如字”作首音，似乎認爲“夢”作專名還不必變讀。[44] “字”與“滋、孳”是同源詞，都從“生育”義來，上古當同讀平聲，中古“字”轉讀去聲爲“如字”表示“文字”等常用義後，分出平聲給動詞表“養育”義，再後用雙音詞分擔“養育”義，破讀消失，今天就無所謂“如字”了。[45] “畏”的情形與 [44] “字”略近，它本有“威嚴”義讀平聲，去聲一讀表示動詞義成爲常用“如字”讀後，則讀平聲的“威嚴”義反而成爲破讀。

#### 4. 2. 2 去聲破讀爲上聲的 88 次

去聲雖多從入聲變來，但它成爲獨立的一個聲調之後，倒是與上聲的關係越來越近，與平聲相比它倆都是仄聲，與入聲相比它倆都無塞音韻尾，所以《釋文》中去聲破讀爲上聲的比破讀爲平、入聲的多，高見次字頭也有。

[46]《論語·學而》：“信近乎義。”(2458b)《釋文》：“信近：

附近之近，下及注同。又如字。”(345-63)

[47] 《詩·周頌·閔予小子》“陟降庭止”鄭玄箋：“陟降，上下也。”(598b)《釋文》：“上下：時掌反，又如字。”(103-32)

[48] 《周禮·夏官·田僕》“令獲者植旌”鄭玄注：“植，樹也。”(858b)《釋文》：“植樹：如字，一音豎。”(129-148)

例 [46] “近”的“如字”讀群母、焮韻、去聲，為形容詞；破讀“附近之近”即《廣韻》“其謹切”群母、隱韻、上聲，為動詞。標有“如字”的 25 次，“如字”作首音 15 次，作又音 10 次，足見當時是成熟且常用的“去-上”式變調構詞。[47] “上”的“如字”去聲為方位詞，破讀上聲為動詞，共見 22 次，也是當時常見的“去-上”式變調構詞。賈昌朝《群經音辨·辨字音疑混》云“居高定體曰上，是亮切；自下而升曰上，時掌切”，就是把去聲一讀列在前的，說明唐宋前後的确是去聲為“如字”，以上聲為破讀的。至今漢語聲調“上聲”的“上”還讀上聲，當是中古破讀的殘迹。[48] “樹”上古為“樹藝”義，是動詞，讀上聲；中古“樹”替換了“木”的名詞義，以去聲為“如字”，分出上聲“音豎”表動詞“樹立”義；現代“樹立”義祇在作雙音詞素時纔用，不須破讀，“樹”就祇有去聲一讀了。“樹”音義的三度變化有明顯的歷史層次。

#### 4. 2. 3 去聲破讀為入聲的 44 次

一般認為去聲有很多是上古入聲丟失了塞音尾巴而形成的，故去聲與入聲有較深的淵源關係，從《釋文》變調破讀的材料看，確有可能如此。《釋文》變調構詞破讀的用例中，平、上兩聲極少與入聲互為破讀，數據聊勝於無：“如字”中“平、上-入”互為破讀的總共纔 6 次，而入聲破讀為去聲有 292 次，去聲破讀為入聲有 44 次；“音”中“平、上-入”互為破讀的 18 次、

切語中 22 次，而“音”中“入 - 去”破讀 543 次、切語中 2968 次，“音”中“去 - 入”破讀 61 次、切語中 508 次。這些數據足以說明去聲與入聲關係較為密切。

[49] 《尚書·呂刑》：“度作刑以誥四方。”(247b)《釋文》：“度：待洛反，注同。馬如字，云法度也。”(51 - 23)

[50] 《禮記·坊記》“則不視其饋”鄭玄注：“不視，猶不內也。”(1621c)《釋文》：“不內：音納，又如字。”(207 - 77)

[51] 《尚書·大誥》：“弗弔。”(198a)《釋文》：“弔：音的，又如字。”(46 - 169)

例 [49] “度”有 15 次，去聲“如字”是名詞“尺度、法度”等義，破讀入聲“待洛反”是動詞“測量、猜度”義，是很典型的“去 - 入”變調構詞用例。[50] “內”注有音切 7 次，本字就讀入聲，上古韻在緝部，是動詞“交納”義，引申為方位名詞“內部”。去聲大行後，兩詞分化，以去聲“如字”作方位詞，破讀入聲作動詞，後造今字“納”以分擔動詞義。歷史脈絡甚為清楚。[51] “弔”注有音切 8 次，本義是“追悼死者”，引申為“至、來”，兩義分化成兩個動詞，以去聲為“如字”表“追悼”義，以破讀“音的”端母、錫韻、入聲表“至、來”等義。實際上，“弔”的“至、來”義甚古，存於書面語中，中古口語不一定還用，經師們在傳授經注音義時為使學童易於區別經義而相承破讀，這是符合當時大趨勢的，並不像清儒所說是“經師強生分別”。

#### 4. 3 其他聲調的互相破讀

平聲破讀為上聲的 80 次，上聲破讀為平聲的 29 次，“平、上”兩聲的關係不算很密切，遠比不上去聲與三聲的關係那麼緊密。這也顯示了“去聲後出”的可能性。

平聲破讀為入聲的僅 1 次，入聲破讀為平聲的 3 次，入聲破

讀爲上聲的2次，沒有上聲破讀爲入聲的。四聲中入聲的性質很特別，本師宗福邦先生云：“帶塞音韻尾正是入聲最基本的特徵……入聲與平聲、上聲、去聲不同，後者反映的是漢語字音高低升降變化的狀況，屬於聲調範疇，前者反映的是漢語韻尾的狀況，屬於韻母結構形態的範疇。”<sup>④</sup>看來，入聲與平、上兩聲相隔甚遠，極難互爲破讀，這是以其內在性質各不相同爲背景的。黃侃論及古代“音變界限”時說：“平聲音變者，至去聲而止，下不及于入聲。入聲音變者，至上聲而止，上不及于平聲。此音變之大界，不期其然而然。”<sup>⑤</sup>黃季剛先生這種基於語感的認識與我們電腦數據顯示的《釋文》音變用例情況是基本相合的，足見其功力之深厚。

#### 4. 3. 1 平、上聲的互爲破讀

“如字”中，有“平-上”式變調構詞80次，“上-平”式變調構詞29次。有“長”注相關音切23次，以澄母、陽韻、平聲爲“如字”表“長短”義，破讀知母、養韻、上聲表“生長、長幼”義，是“平-上”變調構詞的典型用例，一直沿用至今；有“與”注相關音切14次，用以母、語韻、上聲爲“如字”表“隨從、黨與、連詞”等義，破讀以母、魚韻、平聲表語氣詞（後作“歟”），是“上-平”變調構詞的典型用例。這樣的不多，所以該類中見次高的很少。

[52] 《儀禮·燕禮》“士薦脯醢”鄭玄注：“宰胥薦脯醢由左房。”（1017a）《釋文》：“宰胥：劉思叙反，一音如字，下胥薦同。”（148-109）

[53] 《莊子·秋水》：“嚴乎若國之有君。”（584）《釋文》：“嚴乎：魚檢反，又如字。”（382-110）

[54] 《莊子·逍遙游》：“且適南冥也。”（14）《釋文》：“且適：如字，舊子餘反，下同。”（361-3）

[55] 《左傳·僖公七》：“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

子華，盟于寧母。”(1798c)《釋文》：“寧母：如字，又音無，注同。”(232-74)

例 [52] “胥”的“如字”讀心母、魚韻、平聲表動詞“觀察、扶持”等義，破讀“思叙反”心母、語韻、上聲爲名詞“胥吏”義。[53] “嚴”的“如字”讀疑母、嚴韻、平聲表“嚴肅、嚴格”等義，破讀之一的“魚檢反”疑母、琰韻、上聲表“威武貌”後作“儼”。這是比較成熟的“平-上”變調構詞。[54] “且”有標“如字”的9次，一律以“如字”作首音，列爲又音的破讀都引自徐(邈)和“舊音”，其中7次出自《莊子》。徐邈大約是要以清母、馬韻、上聲爲“如字”表連詞“并且”義，而以“子餘反”精母、魚韻、平聲爲破讀表副詞“將要”義。但平聲一讀曾是表示名詞“俎”的，所以陸德明不取徐說作首音，仍以“如字”上聲作首音表副詞。[55] “母”讀明母、厚韻、上聲爲“如字”指“母親”，破讀“音無”明母、虞韻、平聲爲否定副詞，字形後來分化作“毋”，是“母”的變形字，這顯然是很古老的破讀了，可見“上-平”變調構詞產生得很早，上古已有變調構詞了。

#### 4. 3. 2 平、上聲與入聲之間的破讀

入聲與平聲、上聲相去甚遠，尤其是在中古，互相轉換的情況極爲少見。《釋文》“如字”例中祇有6條該類材料，較成形的祇有4條：

[56] 《周禮·秋官·叙官》：“冥氏，下士二人。”(868c)《釋文》：“冥氏：如字，又莫歷反。”(131-43)

[57] 《公羊傳·成公十七》“用然後郊”何休注：“必先有事于惡池。”(2298c)《釋文》：“惡：如字，又火吳反。”(318-36)

[58] 《莊子·讓王》：“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982)《釋文》：“削然：如字，李云反琴聲，亦作梢，音消。”

(399-37《彙校》“梢”作“俏”)

[59] 《詩·墉風·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313b)《釋文》：“委曲：如字。”(60-57)

例 [56] “冥”《廣韻》“莫經切”明母、青韻、平聲，當是《釋文》“如字”一讀，表示“暗、幽、深”等義；《集韻》有“民堅切”明母、先韻、平聲一讀，當是“迷惑”義，引自《釋文》的《莊子音義》；《集韻》又有明母、霽韻、去聲一讀，引《文選》李善注“昏亂”義。都沒有“莫歷反”明母、錫韻、入聲這一讀。此處是《周禮》的官名，可能前人有入聲一讀傳下而後人不用了，算不得真正的“平-入”變調構詞，故陸德明祇以“如字”作首音，錄入聲一讀作又音以“傳聞見”。可見“冥”不是典型的“平-入”變調構詞破讀的用例。[57]“惡”也是上古的地名用字，“火吳反”曉母、模韻、平聲可能是古讀。若依《禮記·禮器》“必先有事于惡池”鄭玄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滬夷并州川”，則是借“惡”代“呼”作地名用字，“火吳反”是“呼”的讀音，則是明假借。可見“惡”也不是典型的“平-入”變調構詞破讀的用例。[58]“削”《廣韻》“息約切”心母、藥韻、入聲，讀“如字”爲“平割、刮、除”等動詞義；破讀“音消”心母、宵韻、平聲，作擬聲詞（或作“俏”），屬“入-平”變調構詞。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入-平”變調構詞，祇是陸德明從簡易，以“如字”作首音，大概因破讀出的新詞使用率太低而無須獨立罷。不過，他如實地保存了前人的這類破讀材料，使我們看到了真正的“入-平”變調構詞類型，十分珍貴，《集韻》“削”存平聲一讀，乃本《釋文》此條。[59]“曲”上古屬入聲屋部，《廣韻》“丘玉反”溪母、燭韻、入聲，讀“如字”則爲“蠶箔、彎曲、折”等義，兼跨名詞、形容詞、動詞；後破讀爲溪母、麌韻、上聲，指樂曲，就是今天通行的讀

音，《集韻》也存有“穎羽切”上聲一讀。陸德明是知道這對“入-上”變調構詞的，祇是此處句中“委曲”之“曲”有“曲折”義當讀入聲，故獨標“如字”而讓破讀上聲處於零位。

## 小 結

1. “如字”是音義書常用的一個描述性的音切術語，主要是指一個字有兩個以上的別義異讀，合乎當時書面語習慣中最常用的那個讀音和意義的就是“如字”。《釋文》“如字”主要是給有異讀的常用字標注當時最常見最通用的音義，提醒讀者憑借熟悉的音義去辨識不太熟悉的音義，是個便利實用的音切術語。“如字”與破讀相對應，破讀就是非如字，它主要是破“如字”而產生新音新義并構成新詞，我們主要用“破讀”來表述變音構詞的一讀。

2. 語言是發展的，讀音的地位也是變動的，“如字”一般代表一字原本的音義，破讀代表派生的音義，“如字”早於破讀。但“如字”是個時段上的相對概念，包含歷史音變內容，它強調一定時代的“習慣”和“常用”，它與破讀的內容祇是相對對應而非絕對對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兩者是可能相互轉化的。去聲大量涌現並表示破讀，它所表示的派生音義發展到一定的時期就可能很常用，也就成為新的“如字”，而原來的“如字”音義反而被看成了破讀，即派生音反而去表示原生義，這就是“反向分音”現象，則“如字”不全等於“本讀”，如“騎”、“勝”的平聲是本讀“如字”，去聲是變調構詞的破讀，發展到今天，“騎”、“勝”的破讀去聲“騎坐”、“勝利”義遠遠超過本讀平聲的“一人一馬”、“擔當”義，則今以去聲為“如字”了。《釋文》有時說前代某人“如字”，不是前人用了這個術語，是說前人所作的這一音義相當於陸德明時代的“如字”。《切韻》全收《釋

文》的“如字”音，很少收《釋文》的破讀音，說明“如字”可能就是陸德明時代的常用讀書音。《釋文》“如字”也有一小部分是拿來辨析字形和明假借的，合乎當時通用版本和書面語所用字形以及句中意義的就標“如字”。但《釋文》82.8%的“如字”是用來辨析音變構詞的，大量匯錄不同時期不同層次的音變構詞材料，借助辨音來析義，以利於讀懂經文和注文。在限定性強的雙音構詞法產生以前，這種分音以別義的音變構詞破讀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3. 疊音是最早產生的音變構詞法，用單音字重疊構成雙音詞，義有定，音近似，形多變，看似破讀，實存古音。清濁聲母變換是上古到中古時期單字音變構詞法中很能產的一種，伴隨清濁聲母變換構詞的大勢，中古音系在上古濁聲母的基礎上發展成熟了一套十分整齊而又活躍的全濁聲母，隨着雙音合成構詞法取代單字音變構詞法，這套全濁聲母不斷清化，最終消失了，其中的聯繫很值得研究。變韻構詞出現頗早，在漢語四聲完備的過程中，不少變韻破讀悄然置換為變調破讀了，比如上古“陰入對轉”、“陽入對轉”純屬韻部（韻母）轉換問題，而中古多成了聲調轉換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釋文》“如字”類變韻構詞中已錄存了前人開合兩呼互轉的一類。變調構詞最能產，去聲變換更為突出。上古沒有去聲，去聲從古入聲和部分舒聲中逐漸獨立為一個聲調，《廣韻》“祭、泰、夬、廢”四個獨立的去聲韻可能是最早脫落入聲尾而成為獨立的去聲的。從《釋文》海量的去聲變換構詞材料看，段玉裁認為周秦漢初無去聲，魏晉四聲纔大備，是有一定道理的，也許正是大量變調構詞的實際需要促成了漢語四聲的完備。大量涌現的去聲變調構詞與歷史音變中的“濁上變去”以及入聲的逐漸消失有一定的必然聯繫。

4. 去聲獨立後，與上聲的關係最近，與入聲次之，與平聲則聯繫不多。入聲本質上是韻母（韻尾）上的差別，而不是聲調

(音高)問題。上古“陰入、陽入對轉”是韻母變換，可以互通。入聲與平、上兩聲相隔甚遠，極難互為破讀，祇是與去聲有特殊的淵源關係，去、入纔較多地互為破讀。《釋文》還錄有一個入聲派生三個去聲詞的破讀材料，可看出去聲變換構詞的特別能產性，陸德明時代“入 - 去”變調構詞已經相當穩定，說明它產生較早。“平、上”相互變調產生也很早，很穩定，但不多，有一些還保留至今。《釋文》所錄存的材料可以說明上古已有變調構詞。

〔注釋〕

①下引例句中，《周易》等 12 部經、注引文出中華書局 1980 年影印阮刻本《十三經注疏》頁碼和上、中、下三欄，如 376b 即 378 頁中欄；《老子》王弼注和《莊子》郭慶藩集釋引文出中華書局 1954 年《諸子集成》和 1982 年《新編諸子集成》本頁碼；《經典釋文》引文出中華書局 1983 年影印通志堂本頁碼和頁中序號，如 99 - 48 即第 99 頁第 46 條。

②參見黃坤堯《音義闡微·釋文如字辨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③何九盈《切韻音系的性質及其他》(第 16 頁)，中國語文 1961 年 9 期。

④宗福邦《論入聲的性質》(第 457 頁)，《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 1984。

⑤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第 116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萬獻初 武漢大學古籍所 郵編 430072)